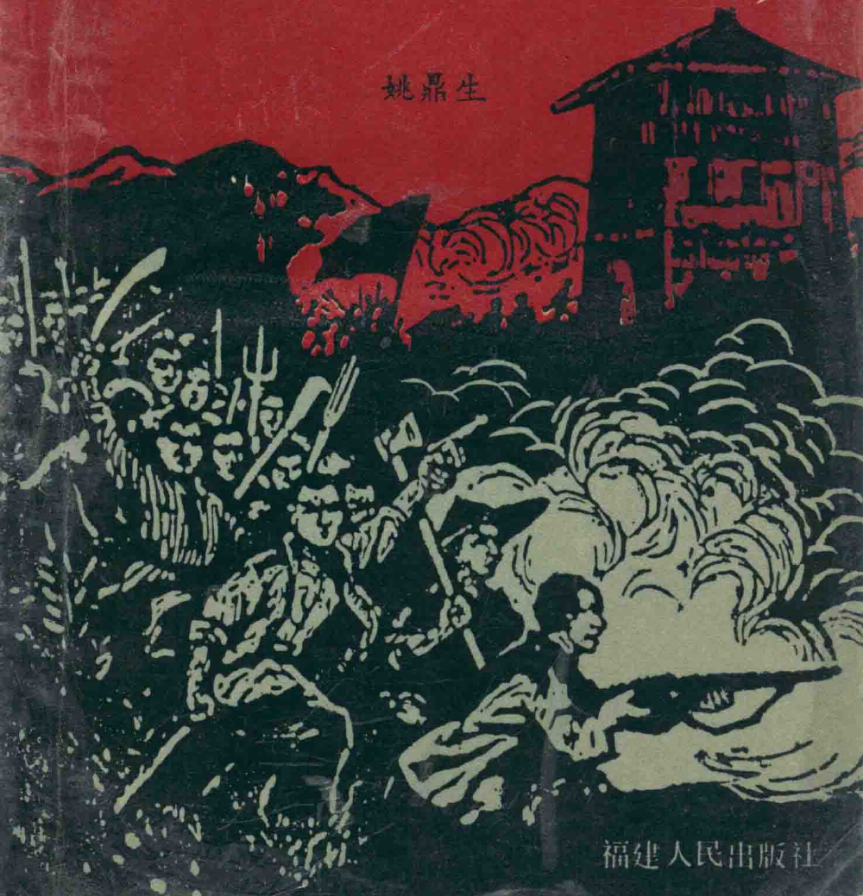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革命斗争故事丛书

铁骨铮铮

姚鼎生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革命斗争故事丛书

第五集

铁骨铮铮

姚鼎生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1991年·福州

(闽)新登字01号

革命斗争故事丛书

第五集

铁 骨 铮 铮

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·出版·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6.875印张 2插页 141千字

1991年12月第1版

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500

ISBN 7—211—01728—7

K·104 定价：2.50元

目 录

- 奇童出洋记 (1)
- 命运 (25)
- 在极左狂风中 (50)
- 叫民团不战自溃 (75)
- 龙川月 (83)
- 揭开闽西停战序幕 (125)
- 不动刀枪的鏖战 (135)
- 不卖头颅 只收礼物 (171)
- 盲从非忠诚 坦荡见真心 (193)

奇童出洋记

一、奇童的父亲

龙岩城郊条围乡，有一座门前竖有九柱石旗杆的大院，气派好大。人们都以为里面住的尽是富贵荣华、金玉满堂的人家，谁晓得院内也有饥寒交迫、囊空如洗的穷光蛋，最贫穷的一户要算魏根木了，他祖上代代白丁，世世佃户。

魏根木的3个小孩子连名字也没有。乡间曾有3位贫苦轿夫叫老如、白兔、猫三，他们一身正气，卖力赚钱，绝不做昧心事。魏根木就用这三个轿夫的名字作为儿子的名字，老大叫老如，老二叫白兔，老三叫猫三。

尽管魏根木穷透骨，毫无地位，却是远近闻名的人物。有人称赞他，也有人咒骂他。称赞他的人说他正直、勤劳、侠义，是条铁打的硬汉子；咒骂他的人说他脑后长有反骨，无法无天。两种议论截然相反。称赞叫好的是平民百姓，咒骂贬斥的是官方与豪绅。

辛亥革命前几个月，不堪忍受朝廷、衙门、土豪劣绅压

迫的龙岩农民在他们头领翁矮古率领下，亮出“杀尽官绅，扫平妖氛，拥护革命党，推翻官府统治”的旗号，拿起刀枪造反，围攻龙岩城。魏根木是这一支农民革命起义军里一条引人注目的好汉。那场革命暴动似一场暴风骤雨，来得疾，去得快，从攻城到失败只有5天光景。起义军战士鲜血洒满龙川河两岸战场，翁矮古被擒，壮烈牺牲。他们用血和生命写下了气壮山河的龙岩农民反清除奸的正气歌。

大难不死的魏根木成了官府通缉的谋反罪犯，只好挥泪离别妻子、孩子，逃离家乡。等到光复，清朝皇帝给赶下金銮殿，他才重返家园。

清朝换民国，老百姓不留长辫子，当官的不穿马蹄袖衣服，变了，可是衙门照样靠地痞、乡绅收捐收税，坏人仍然横行无忌，地租、利钱有增无减。魏根木和妻子一年365日没一天休息，家里仍然有上顿没下顿。

年年农历八月十四——翁矮古就义的忌辰，他都到龙川河边祭奠，心里喊道：“还是吃人的天下，拿锄的没出头呀！矮古哥，可惜我没有你那样本事！”

有一天，他瞧见看牛的大儿子、十岁的老如一走出院子就有一群孩子跟着，老如命令这个，指挥那个，孩子们个个乐于听唤调遣。老如俨然一个小领袖。不知怎的，魏根木马上联想到叱咤风云的翁矮古，嘿，老如是个领头的人材，他心里暗暗高兴。魏根木早就发现老如像自己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憨直、刚强；同时又像妻子陆家地文静、和气、爱动脑筋。这孩子将来比我有出息！

大院里住着魏姓十来家人，有的上代当官，有的中过举

人，有的中过秀才，唯有魏根木这一房世代目不识丁。在院内受尽白眼，出门去界牌也认不来，家书不能写，有苦难言。他想无论如何要送孩子去读书，学上一年半载，认几个粗字也好。不求儿子出仕，只望他多点能耐。全家人勒紧裤带，也要省点钱送老如进私塾。

晚上，他对老如说：“过两天，你去读书！”

老如从来没想到会去读书，念书是有钱人家孩子的事，与自己无缘。老如睁着大眼睛看着爸爸，说：“读书？牛谁看？”

“白兔。”

“白兔太小，不会看牛。”

“不小了。前两年你也只有8岁，不是就看牛了？”

“我们没钱给先生。不是还欠人家债？”

爸爸笑笑说：“这个，你别管。读书时，你的名字就叫金水，不叫老如。”

“老如好听，为什么要改？”

“金水是官名，读书要叫官名，懂吗？”

二、一天的学历

早晨，魏金水穿上过节的半新旧衣服，随着邻居小孩到村里私塾。老师给他一本《三字经》，叫他坐在后面的一张桌子边。

先生是干干瘦瘦的半老头，脸上冷冰冰，好像从来没有笑过。孩子们在他跟前提心吊胆，头也不敢抬，呼吸也屏住了。

一个学生被叫到老师跟前，背诵昨天教过的《孟子》。那孩子看到老师严厉的样子，心就慌了，本来记得滚瓜烂熟的课文，背出来竟上句不接下句。先生喝道：“伸手！”那孩子恐惧地往后退，说：“我会背，会背！”老师抓过学生的手，举起戒尺，啪啪啪连打十几下。小孩子默默地流着泪，不敢哭出声。

打过这学生，老师又叫另一个孩子背书。这孩子穿着光鲜，皮肤白嫩，是乡绅子弟，结结巴巴，根本没念出什么来。魏金水担心这学生会被打得更惨，没料到老师没动戒尺，只说：“昨晚又是肚痛，没念书？”那孩子忙点头说：“是。”老师说：“等下再背！”让他过了关。

第三个背书的孩子漏了2个字，老师喝道：“伸手！”孩子说：“先生，昨天夜里我病了，不能念书。”老师说：“胡说！”魏金水觉得老师有偏心：乡绅儿子背不出来，自己未开口，先生说他生病，为他找原因；农民儿子背漏了字，自己说生病，老师还要打他手心，公平吗？魏金水说：“先生，让他等下再背吧！”

“大胆，敢指使老师！”老师脸孔发青，大声吼道：“头一天入学，念你无知，这一回不计较，下一次再这样就不饶你！”先生照样打了第三个背书的学生。先生让每个学生都背了课文后，板着脸孔走到魏金水面前，说：“打开第一页，我念一句，你跟一句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人之初，性本善……”

魏金水跟先生念了3遍，说：“我记住了。”老师说：“要认字。”魏金水问：“‘人之初，性本善’讲什么？”

乡下私塾老师教课光教读，不讲解。学生们怕老师，也不敢求老师解释。老师见魏金水大胆发问，倒感到稀罕。“‘人之初’就是人才生下来。‘性本善’就是本性是好的……”魏金水又问：“什么叫本性？”

“先念了再说，等你读多了就会明白。”老师还没有把“本性”两个字讲到孩子能理解的功夫，便沉下脸，又去教别的孩子。

学生们战战兢兢，眼睛只盯着自己课本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魏金水坐在那里，没有一个孩子跟他说话，他也要如木偶泥人一样不动不说不笑，简直在受罪。没想到读书如此痛苦，看牛比这有趣多哩。

晚上，他对爸爸说：“我不念书了。”

魏根木生气地说：“上一天学就怕了？”

“先生没道理，只打穷孩子，不让我讲话。”魏金水说了私塾里发生的事。其实他更害怕村塾枯燥无味的生活，这一层理由并没有对爸爸讲出来。

他看到爸爸不开腔，又说：“爸爸，你天天对人家讲，看到不平就要开口，明天，我一说就要挨打，你要我变成哑巴吗？”

魏根木想了想：宁生穷命，莫生穷相。若让儿子变成懦夫，学到几个字有什么用？魏根木终于点头了。

一天的私塾生活，就是魏金水参加革命前的全部学历。

三、卖力不卖心的小伙计

明天，11岁的魏金水就要到龙岩城里永发店铺当小伙计

去了，吃东家的，一年12元钱。

晚上，魏根木对儿子说：“老板贪财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你做伙计卖力不卖心。他若叫你做没德行的事，你就说干不来……”

魏金水点头说：“爸爸，我懂得。”

老板魏登三，也是条围乡人，在乡里有连片良田，在龙岩城里有店铺、酒厂、烟丝厂。他为人尖刻刁钻，算盘打到十三坎，挣钱的本领比谁都厉害。

老板分派给魏金水的差事是挑水、煮饭，兼当造酒师傅老陈的小工。他交代说：“大家吃多少煮多少，不能有剩饭。暴殄天物，天地不容，五雷打死！”意思是宁可少煮些，伙计们吃不饱没关系，不能让他们多吃。可这话又不好公开讲，怕传出去人家说他小气，只好暗示魏金水：“发现剩饭，与你算账！”

魏金水早看出老板的心事。你要我少煮，为你省粮食，让吃不饱的伙计们来怪我，我才不是傻子哩！还是多煮，剩下的下一顿可以再吃嘛。馊了，就不能倒掉喂猪吗？

一天，老板发现剩下很多饭，两眼瞪得如铜铃。乖觉的魏金水马上说：“今天陈师傅吃不下饭，别的人也少吃了。”

造酒的老陈忙为小徒弟解围，说：“今天，我肚疼呀！”当然是假话。

魏金水脑子一闪，接上说：“陈师傅没吃饭，是不是另外煮一碗面给他吃？”

老板感到为难了，哼哼哈哈了半天，问老陈：“你看呢？”

老陈说：“谢谢老板了。”

魏金水动手煮面去了。从那以后，老板看到剩饭再也不敢公开发作了。

不久，魏登三检查这一段时间内伙计们共吃了多少大米，发现比以往任何时候吃得都多。看出来，这孩子不可靠，吃里扒外，心不向主人，可恶！

永发店除了卖烟酒糕点之外，还买卖粮食。老板总叫伙计往米里洒水，这样称斤增加重量，量斗增加容量，赚昧心钱。有的顾客问出来挑水的魏金水：“弟呀，你店里的米如何？”

魏金水答：“米如何？拣几粒往嘴里咬一咬就明白。”

洒水的米一咬就露馅，顾客骂老板没心肝。事后老板晓得了，气得七孔生烟，心里说：“看老子收拾这小鬼！”

魏金水每天鸡叫起来烧饭，深夜才休息，睡觉时间短，老觉得困，总希望躺下来睡上一觉。现在，老板又折磨他，叫他兼搬运工，到城外拉粮食。

大热天，路面热得发烫，老板连草鞋也不给，炙得魏金水脚底起水泡。这日下午，他拉了一小车粮食回来，老板又叫他出发去运大米。

魏金水说：“再运就来不及煮饭了。”

老板大声说：“快步走！”

“快步走也来不及，今天不能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老板发火了。

“今天不能去。”魏金水大声回答。

“端我饭碗，就要听我使唤。”

魏金水说：“我靠自己血汗吃饭。”他毫无惧色。

老板没料到13岁的孩子会讲出这么厉害的话，咆哮道：

“不听使唤，就离开这里！你回去就得饿死！”

是的，现在魏金水家里困难重重，前年父母为老二抱了个童养媳，又养了四弟；今年五弟又哇哇坠地。这么多的家口，父母怎么顾得开？前几天，爸爸不得已把五弟送给了人家。家中连稀粥也吃不上呀！

“饿死也不求你。”受到侮辱的魏金水眼里射出怒火，脸孔通红，声音更大了。“我就走！”

老板见他态度坚决，真的要走，却犹豫了。这一个月一块工钱的小伙计，煮饭、造酒、搬运，什么都做，他走了，再来一个有这样能干吗？看在钱的份上，魏登三声音放低了，态度缓和了，说：“真是孩子讲笑话，与我闹着玩，到年底你就满3年，马上加工钱了，走什么呢？今天就不必再去运粮食了。”

“现在就加我工钱也不干；今天不必再运粮食也不干！”魏金水气愤难消，朝着老板高声说，“就是当乞丐，也不会回到这里来！”

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四、漂洋过海

魏金水离开永发店，没回自己家里，跑到在邻村的外婆家中哭了一天，一口饭也没吃。

爸爸来了，看到孩子这样伤心，心如刀绞，说：“莫哭，我都知道了。怪你爸爸没本事，让你小小年纪去受罪！”一边叫孩子莫哭，自己眼眶也湿了。

魏金水哭着说：“爸爸，我再去做工，我有力气，会吃苦，不怕换不到一口饭。”

爸爸和外婆家的人为他寻找工作。可是，魏登三总叫人到要雇他的人那里，说魏金水是主人的克星，吃主人又破坏主人，雇他是养老鼠咬布袋，只有自己倒楣，弄得谁也不敢雇他。

再也无人雇他了。才13岁，家乡就没有他可走的路了。

那年月，龙岩穷人走投无路，都往南洋跑。有人劝魏根本索性让魏金水去南洋。魏根本说：“他太小呀！”“他人小胆子大，与一般孩子不同，换个天地，说不定会闯出一条路来。”

魏金水知道了，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别担心，我不小了。”魏根本含泪说：“你还是孩子呀，漂洋过海怎么行。再说也没钱买船票。”

穷朋友们说：我们可以帮你去借。

大家为他东求西借，终于贷到33元钱。

同乡有个叫陈昌海的，在南洋槟城卖稀粥、豆浆，前不久回国探亲，过了年要返槟城。魏根本求他将儿子带往南洋。

春节才过，魏金水拎个小包袱，带上一把破雨伞，跟随陈昌海来到厦门，乘上海船。他们坐的是拥挤不堪的下等舱。同舱的多是头一次离家往海外谋生的闽西、闽南农民。单身出门的孩子只他一人。这些人担心将来的命运，又挂念着家里的人，没有笑脸，没有欢声，忧郁、哀愁的气氛笼罩着肮脏的底舱。魏金水和大家在这环境中过了7昼夜。他用随带的小包袱当枕头，躺在角落里，想家，哭了好几次。第八天

太阳出来时，船到达槟城码头。

岸上，已经有来招工的橡胶园主人在等待他们。农民们上岸后，很快就找到雇主。魏金水才14虚岁，虽然个头不小，园主们一看到他幼稚的面孔就不要了。他可急坏了。

天无绝人之路。几日后，一个叫许巧二的华侨小店主雇用了他。许巧二在附近一小岛屿吉打橡胶林边上开糕饼店。

总算有了安身之地。许巧二答应一个月给他12元钱。这数目，使魏金水吃惊，嚯，12块，在魏登三那里一年才12块哩！有手艺的造酒师傅老陈，一个月也不过6块钱。难怪人家说：“番客番客，没有一千，也有八百。”南洋就比龙岩容易挣钱嘛，在这里熬上几年，积它几百元，就回家乡看爸爸、妈妈。

做糕饼很忙碌，起得早，睡得晚，手足不停，可比起在魏登三那里做伙计还算轻松。许巧二为人厚道、勤快，自己也动手劳动，不像魏登三光发号施令，指指点点，把伙计、工人当牛马使唤。

3个月后，月工资增加到15元。半年后，一个月18元。他一片钱也舍不得用，全部寄回家里，给爸爸还债，补贴家庭。

五、槟城小苦力

孰料好景不长在，过了一年，橡胶市场忽然大萧条，橡胶园破落了，橡胶工人纷纷失业。许巧二的糕饼生意一天不如一天，最后小店关闭了。



魏金水失业了，经过奔走，由同乡人介绍到槟城一家洋人粮食加工厂当苦力。这个厂很大，有1000多工人。他的差事就是如牛马一样不停地劳动，把一袋一袋大米、谷子扛进仓库又扛出仓库。虽然还是孩子，大人扛多重他也扛多重，工钱却少一等，童工不能得大人一样的报酬。

洋人老板和监工蛮横、残暴、霸道，对中国工人总是大声呵斥，动不动挥鞭子抽打，好像他们是天生的主人，而中国工人就是他们的奴才。这种待遇大大伤害厂里工人的自尊心，也叫魏金水难以忍受。

“这些绿眼睛勾鼻子的番仔，全不是东西！”魏金水对几个工人说。

一位上了年纪的工人叹气道：“番仔比土匪、海贼还坏，我们恨不得揍死这些杂种。可是要挣钱还得听他们的。”

又一个工人说：“可恨的事多着哩！他们车子碾死了中国人、土人，不偿命，也没罪。没天理没公道！”

“就不能治他们吗？”魏金水不平地说。

又一位工人感叹道：“天是他们的，地是他们的，无可奈何啊！都怪我们穷，自己国家不如人，给人家欺凌，唉！”

“不给他们卖力。”魏金水说。

“我们要吃饭，就得为他们劳动，家里还靠我们寄钱回去度日。弟呀，你还小！我年纪大了，什么都看破了。要是家中有田地，谁愿离乡万里，来这里受罪？”那位上了年纪的工人说。

魏金水愤恨、苦恼、郁闷，找不到答案，也无人解答他心里在想的问题。

六、小华工的骨气

这天中午，老板办公室一个办事人员来找魏金水。来者也是中国人，30岁上下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你叫魏金水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几岁了？”

“15。”

“15，还是小孩子，和大人一样搬粮食受得了吗？”办事人员好像对他深为同情。

魏金水不明白他的来意，反正有话都倒出来吧！他反问：“你说受得了吗，和大人一样劳动，工钱又低一等。”

“这是规定的呀！没办法！”

“那些监工打人骂人，你受得了吗？”

“这管理的事，我不好议论。”办事人员说，“有一个差事，可以拿大人一样工钱，监工又管不着，你乐意干吗？”

魏金水心里一阵高兴，问：“什么差事？”

“到办公室当听差。”

“听差是什么？”

“扫地、冲开水、跑腿、打杂，没困难嘛！”

“我连煮三餐饭、造酒、搬运都干过，这些轻活还做不来吗？”

“那好，下礼拜让老听差走后你去上班。”办事人员笑了。

“为什么让老听差走，是不是生病辞退他？”魏金水见